



大東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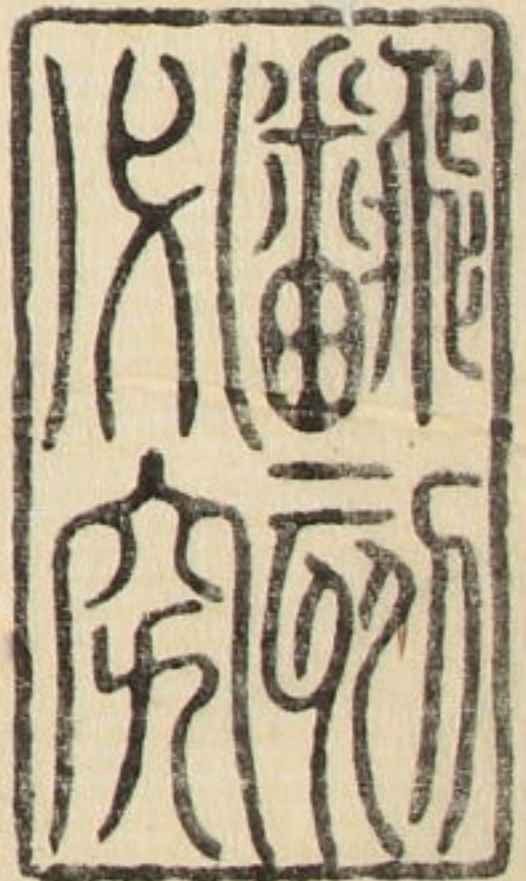
乾



服部文庫
イ 17
2010
1



南郭先生著



大東世語

江都書肆嵩山房梓



大東世語序



以余觀臨川氏之業別自千古
 一家其於世說亦猶晉人之於
 漢也其亡更怡川耶而亡更晉
 郗抑何難為繼也蓋洵稱創
 調云夫以晉代之俗風氣所靡
 唯談是競靡不珠玉以投琳琅

417
2010
1

大東世言序

以報而聲爛乎相暎發累乎載
路彼一時也爰及臨川氏注拾
為已疾世說之撰以資焉乃後探
觚家視於秦府孰不爭走何富
有也於乎雖寸雖哉或使之必
二者集而其業成矣不然何世
不可為即或繼焉胡竟泯之采

等不可為也至明有何氏語林
獨若其博該周悉既已羽翼矣
稱而規擬摹倣猶且影嚮尚獲
謂方識者忘刪之役即取不當
舍此於華亭亦不為止憾焉果
哉不可為也必二者集而後可
庶幾矣哉眼先生於

大東世言序

三

大東世法於是乎成。余交
業則家中古風氣。人士雅尚。瞭然
不翅若昧諸斯。何其詞旨。瑋瑋
晉人乎。以中。之象事。瑋瑋。法川乎。
此何於我。

大東郡。而距今數百餘載。世之
以乎。何憚不為。故遺茲。亦後之人。
此中於我先生。鄙其止。亦有造
物微旨也。亦凡我。

大東國史。多牒文。獻之。微僅。數
朝爾。初為。麋物。不過十。得一。也。則
空藉。邈焉。殆不可。稽矣。勿已。則商
披野史。釋說。固此。不愈。焉。矣。第
侏儻之語。取諸。濟。似則。雖有。珠玉。

大東世語序
一三
積礫以視物或堞也或堞也而積
礫以視數百餘載人知其為礫自
斯撰始則難於新撰之勤曷若俯
拾宗其與沐浴時後耳而目之
如本文翦而截之實自不同夫侏
儒鄙矣其曰鄙矣廢之者誰適從
而矧然侏儒欲即文之卒尔逐

迹而行鮮不迷漫矣必須姑舍彼孤
以而後縱橫唯意所之福為何自
波視家每見以為疾安負安知其鑿
空逆古人之志俾夫特掃祠自晉
如志也唯其塲埽或有漢晉是也
在我乎若曰以謂我不較寬也夫
而耶琢之不可以已也至今其煥

大東世語序
四
然易觀則田父不疑於為寶，誰力
歟。尺珠寸玉，兼收不遺，分品比美，
亦云備矣。乃夫呈章和歌，眩光方
言，雖與已璠璣，亦如刻石，惜也。終
字委地矣。且珠珞之似，雖多，奚為
臨川之富者，宜不必與與過求之，渚
也。於是乎人將謂之，其出珠必江之

陽，豈其采玉必岷之崗，是不已。華
國采，蓋有大造于東也。注即不為
是法，而其所引，亦復侏儒，須改撰
成章自如，則匪圖綉繹，會萃之
其力也。抑又難哉。嗟，字是書，自一出，
世點者，必有不知，而妄之，繼以無
二猥比之語，林不名，以相濟也。即韞

遠弗敢傳將焉用之或堞之謂何
 遂從史公于玄姑侯賞音之士深
 怡川者定侯多耳矣若乃邀作
 之志先生自叙余小子何言寬區
 改元十月死冬鵲子益一序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膏梁華腴莫非
 族類肺腑之籍閱閱之胄猶尚夤緣然後得廁
 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撫
 仕其它庶姓之踈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泥
 塗中而已於是一時濟濟焉跨踰臺閣之上者
 冠冕承世資格異門而中間三四百歲俗為一
 家矣豈啻若晉代王謝琳琅芝蘭別自為風者
 哉而其情協令旨言中韶音亦且體氣所移養

物精所多用。蓋有自然而然者也。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家乘所記。有感於此。其情言殆近韶令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稿矣。中遭冗劇。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亾。謂裨官瑣碎。奚足憇寘。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爲意。比歲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篋中。卽取而視之。心目再新。如出它手。反

覆閱玩足。消長夏。仍重綜理。姑假臨川氏標目。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笑樂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亾者闕焉。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南郭服元喬

大東世語卷之一

德行

坂奥州當道。

坂將軍田村之孫。廣野之子。陸奥守。

在任有清理之稱。境

內肅如。民夷安之。沒後無資。臨於棺殮。所有布衾

一條而已。

遺愛在人。至後思之。

藤三守。

真作之子也。仕于大同。承和之間。自東宮亮累遷至右大臣。

早入大學。受

習五經。立性温恭。臨事明決。常延詞客。禮待盡歡。

朝參塗遇學生。必下馬而接之。當時以此著稱。

山田古嗣。幼喪母。

古嗣。弘仁間人。廉謹寡言。母沒。敬事從母。天性篤孝。後遭父憂。哀毀。

禮過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在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

良亞相安世

桓武帝之子葛原王之弟也賜姓良生

育貴寵少好鷹犬事騎射頗涉諸技亦稱多能比

及成立始讀孝經舍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乎遂專勵志稱為名臣

藤朝台

名良繩字朝台藤內磨之孫

官職超遷同時

知名南年名

南淵年名參議民部卿

江音人

阿保王之孫本主之子清和帝

侍讀文章博士官至參議號曰江相公以文名

皆以年長在於其下朝台

乃謂人曰如南江二子或碩學老成或朝家鹽梅

吾以年少才劣難在其上每相出入有慙於顏

良繩

丁憂解職數月之後以本官起之是時云云又曰左少將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素高時論皆推非常器也先帝已重其雅量尤加親寵今共四品豈可安席時有四位少將則中將辭職先賢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託懷遠之慕今久妨賢路固宜早避遂稱病篤屢以取暇辭退切至不肯就職詔以年名為左大辨音人為右大辨基經為中將良繩遷為左衛門督良繩後母安氏性悍諸子皆被譴責而良繩純謹孝事安氏殊愛重之

群偷夜入安養尼

橫川慧心之妹

之室所有都將去偶遺一

衣於路徒尼拾來納尼公尼公時臥紙被中乃曰

渠已以為已物。今雖遺落，不容復有於我。汝當速追與之耳。徒尼如其言，偷輩慚伏，并置諸物而去。

吏部郎

藤貞高也

省中暴死。小野右府

藤實資，清慎公之孫，參議齊敏之子。

官至右大臣，稱賢。右府年九十二薨。時為侍中，命出屍外。吏咨從何

方。曰：應從東陳。於是當直諸人欲觀其屍，都盡聚

東。然後侍中俄命舉尸席，更從西陳，乃迎尸者外

接而去，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

藤公道隆

法興公兼家長子，官至攝政內大臣，號曰中關白。

怨藤有國

字賢，藤貞

夏之裔，輔道之子，官參議。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

見後為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內大臣，儀同三

兄以罪左遷大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

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

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亦自思

其辱。比我昔時，殆倍。乃使其子迎，謂曰：屬有局守

不能候迎，今此遠移，下情宿志，奉公之時也。承乏

之役，唯公所命。帥公感慚其厚，殊相親善。

永觀律師

源中納言國經之子，住禪林寺。

補東大寺別當，為拜堂向

南都履躋，徒行沙彌二人，一人負裝從耳，途遇奉

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為拜堂南行汝聞之邪
觀曰乞丐僧身是也

賀茂行祭都輦之俗多車上觀動乃爭地平氏盛時

小松平內府重盛平相國長子官內大臣稱小松公以車四五兩出

觀觀者偏側已無可駐地眾以公至恐當被驅除

果退數車而進公車既察其退者皆空車也公豫

令占觀地至乃相更耳咸云公之温仁不欲以貴

勢奪人爾

平治之亂池家土宗清彌平兵衛為平氏生獲源義朝之

子賴朝左馬頭源義朝六條判官為義之子也平治中藤信賴作亂闕下義朝同謀詔平氏

伐之義朝敗奔濃州為其下所殺賴朝時年十三

相失於路被虜滅死配流伊豆後二十餘年承保

元上皇密詔率山東諸源舉義兵遂遣諸將討平

氏滅之詔授征夷大將軍總追捕使官至右大將

大納言位正二位建幕府鎌倉遥制天下憫其年少悉意保護乃令所

事池太夫人平清盛適母也泣請之遂得宥死而竄豆州

年後賴朝為將軍誅平氏霸主鎌倉以書邀池亞

相賴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暨宗清亞相乃語宗

清欲與俱宗清曰今乃執爻為公前驅固不敢辭

但此見邀料為報舊耳方今平氏殲亡宗清雖懦

若挾舊恩而東遊受榮有何面目見鎌倉公乎不赴避去西州

鎌倉公

賴朝

出途見一老頭陀風韻頗高使人問之即

西行也公素欽行名乃大喜延請行乃至府行本

將家子孫

西行本佐藤氏名憲清鎮守府將軍秀卿七世之孫官武衛後遁世為僧名圓

位又改西行

少壯練習武事公因請問其略行曰自棄

以來家世所傳亦已散亾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

記然亦不甚拒為公談兵一夕及旦將出公苦留

不可乃出銀造猫為贈行受而出門前見兒嬉便

與之去

波多盛通於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軍召畠山問之止道不識其事如人所稱但聞盛通一人功而已毀者大慚

平泰時

北條遠江守時政之孫陸奥守義時之子武藏守

其父

義時

卒遺命曰

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嗣子家但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既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家嗣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活是宜先焉耳乃擇

物良者悉分弟妹所餘於家唯窳物而已。

平武州泰時當路鎌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
竒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其
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
而諸君有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穢乎盡隨
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行貨者。

平宣時

非條庶族大佛氏陸奧守

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

相摸守平時賴

一夕見邀尋使再至曰既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
乃著故直垂去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

不可獨酌聊復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既
已中夜人靜煩君唯所自得余乃秉燭入厨徧索
無肴僅見度上土器豆豉著餘棄在其中試且舉
至相州曰亦足矣乃暢然對酌遂至歡醉其時率

如是

相州為政鎌倉儉薄率物

平貞時

相摸守時宗之子代職

隱身為僧行脚遠地其實伺察

政事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頽
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
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乃今如是問其曲悉

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相國通光之孫通忠之客也。至右大臣號愛宕。

曰。何不訟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

不辨讒慝。辨讒慝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

德之身祚衰家亾。亦天命已。又將誰咎。貞時後還鎌倉上奏

朝廷為訟其冤。遂復其官祿。先是時賴憂遠方多私。為遍巡諸州。貞時亦追其蹟。故二子之時。申冤抑。懲姦邪。政多得通。

言語

言語

善相公。三善清行。官參議。與紀納言。發昭字寬。侍讀學士。至右大辨中納言。以

論學事。時至相詬罵。外史考言曰。二龍相鬪。它物

不可得助。

藤氏獻策拜博士。自佐世。民部大輔管雄之子。文章博士。嘗給事昭宜公家。以

故公專推轂。始昭宜公。基經中納言長良之第三子。為忠仁公嗣。相國攝政。封越前國

昭宜。薦令與獻策。時都良香。一名言道。文章博士。為主司。紀

菅諸儒紛論未肯。而以公故。遂得獻策。良香嘗曰。

藤氏之盛。何求不得。若藤氏為博士。吾曹何處生

活。

源公忠。光孝帝之孫。大藏卿國紀之子。仕延喜帝。官右大辨。敏捷。公事無滯。常

好放鷹。亦能飼養。日日出獵。或有非毀者。在上前

言安有王之蓋臣。且作飼鷹師乎。上曰：萬事不懈，旁及所好，固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忠公

食分禽味，或試雜調兩處，雉肉噉之。進口即云是某野雉，又進一口，即別云是某野雉，一無違者。

天曆時，政治和平，稱踰延喜。上曰：世謂朕如何。主左

右曰：通衢皆言頗緩也。上曰：然則知非謗言。在上

不寬古之聖誠也。

藤朝成

內府高藤之孫，泉大將定國之子。一云：定方之子。中納言中宮大夫。為廷尉行

法，猛酷。聞將有大赦，前日遣吏斷獄囚海賊三人，

手足殺之。于時云：賊遇朝成，大赦促刑。

黃門藤為輔

左人將定方之孫，左大中納言。曰：人故應如張

設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

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為德言。

藤有國以名譜與藤惟成，惟成驚曰：藤賢式太。

藤賢有國

之字，式大。惟成之字。往日一雙也，何忽如斯。有國曰：寧入一

士之跨，欲超萬人之首。

江以言

大隅守仲宜之子，文章博士式部大輔。自云：昔在丁年，早登甲

科，蓬宮芸閣，賜宴必蒙其召。王公卿相，詩席必列

其塵，雖慙才望之愚賤，未免風月之荷擔。

藤實資自少稱賢者而有好色之癖。見美婦過門走
出而要之。有側過者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實資曰：
色色易賢。

或難新月蓋謂月初。藤公任相國實賴之孫。賴忠之子。官大納言。曰：三

五夜中新月色何必初月。

伊勢齋宮畔有狐叢。土人神祠焉。延久中有人射其

狐死。州上朝議論其罪。否源經信左大臣重信之孫。中納言通方

之子。官大宰帥。大納言。在列。乃獨誦言曰：白龍魚服見困豫

且。

新羅國使來曰：國王后有病。聞日本有良醫丹雅忠。

典藥頭忠明之子。願得遠假以託診治。白河下公卿議其

遣不眾議未決。源帥信經後至。乃云：外國王妻死於

我都無關於是。議定謝其國使。時公卿報書以禮辭多闕。輟不奏之。

旨。令江匡房作文。有言：雙鯉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

高陽院競馬。讚前司明理春宮亮藤純素之子。為擊鼓。誤槌已

向勝者反失。其人大怒。馬上睨明理。馳且罵曰：禍

哉。如許小事。猶且誤失。宜矣。明理行成。謙德公藤伊尹之孫。

少將義孝之子。官至大納言。始稱一雙行成。已到亞相。于今腐

死舊讚司使我負失乃過亞相笑曰明理誤事被

罵乃並口吾名連及邪

管廟祭用管公忌日

管公名道真字三參議是善之子自貞觀中以文章博士對策

及第累進大將右大臣延喜中左降太宰帥尋薨正曆帝贈官相國建祠京城北野朝廷以時遣使

祭焉源亞相經信曰彼廟祀不宜用樂公文不云乎

仲秋翫月之遊避家忌以長廢

公九月三十日菊邊命飲小序文

源納言顯基

西宮左大臣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中納言

常云願無罪

乃自得看配所月

白河帝謂左右曰吾文王也誓古文才不必躬自獨

擢用江匡房

式部太輔匡衡曾孫大學頭成衡之子官大宰帥中納言

豈非尚

文耶

藤成通

掘川右府賴宗曾孫右大臣俊家之孫大納言宗通之子官大納言號曰侍從大納言

言詩用千里意已蕭條至云萬里更自遙遙

藤匠作

俊綱始隨母為橘氏子本宇治公庶孽後復藤姓官修理大夫不與公諸子齒

在伏

見莊雪後之晨宇治公

賴通御堂相國道長長子官至關白大政大臣晚居

宇治號曰宇治公

俄至匠作接待備盡精辦亦且不失山

野幽賞之趣公歡焉遂為勝會陪座之客戲曰主

人今日之儲定是昨夢不爾何急給如是邪匠作

曰。已是樓託此境。佳賞之儲。那可一日忘之。伏見

莊山水皆勝。州木園亭。盡自然趣。有客時。或使人旅裝過山。以為遙觀。既自稱名園踰宅。宇治公值雪後清朝。欲有所遊觀。謂左右曰。俊綱常以莊誇言。今俄乘興。驚其不意。亦是佳謔。遂乃命駕。至則莊門鎖閉。寂無人影。徑庭之際。雪色皓漫而已。皆怪其無賞。雪待客之備。從者叩門。頻呼告公。至久之。應門者徐自旁徑出開門。從者呵曰。公至。何不速應。門者曰。主公命禁跡雪上。乃迂迴山路。失迎至今。眾皆佳賞曰。殊勝。狼藉遠開。公入賞雪移時。陪客責主人曰。相公故至矣。君何不設盛饌。公笑乃令客益責。主人曰。厨傳尋到矣。且山林乏供。器物亦賤常耳。設有一二杯盤。都在山倉。遙隔無路。公曰。賤器何害。但須饌耳。主人乃起命取具。俄見家士十人。婢子十人。皆束裝鮮麗。導者一人。提倉鑰先焉。後者一行。魚貫上山。先者已跡。後皆踐其痕而行。既乃杯盤銀器。人擎一物而返。返則最後

者為先。亦皆以次。依前痕而至。坐客遙看為歡。遂具盛饌。佳賞終日。公大極酬樂。

禪林僧正名深覺。九條右府師實之子。東寺長者。法務大僧正。東大寺別當。長久中。壽八十九。

寂。使人請時相曰。時相宇治公也。法藏壞矣。願得檀越修

理之力。相公素敬僧正。即日令家吏率眾工。至便請命。僧正色不怡。謂其人曰。歸語爾。相公如此小事。即不解。何以為天下事。眾反命。相公思其言。未得頃。側有老女侍曰。僧正必是以腹為法藏。公乃調美食饋之。僧正果悅。謝荅曰。得見施材。法藏已修矣。

源師賴

左府師房之孫。中院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

中廢年餘後起拜納

言屬主釋奠事乃典禮曲悉一一審問藤參議成

通在座謂曰公練習故事舊矣獨以久廢故理亦

當少有失忘耳師賴不答但道入大廟每事問成

通自悔失言

江都督

帥江

自鎮西歸京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

不分載二艘渡海覆沒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到

江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競馬人左將曹尾張兼時右將曹敦行爲耦馳逐兼

時轡鞞數脫而不墮然亦終以此後乃問敦行曰

未審不勝者宜向何方兼時競馬未嘗有後衆悅其言更多

纏頭

藤基俊

大納言宗俊之弟左衛門佐

源俊賴

亞相經信之子左京大夫

並是和

歌名家恒心相競基俊短俊賴以無學俊賴聞之

曰文時朝綱無秀歌菅文時江朝綱二人並以學材稱躬恒貫之

無佳詩凡躬恒紀貫之二人並以和歌稱何必才學

平相國是刑部忠盛之子

清盛祖正盛讚岐守父忠盛刑部卿清盛後至大相

國少時以父任寵進華族貴遊賤其門地多侮下

之天仁帝曰。若今門地。故應無若清盛華族爾。初

河帝寵祇園夫人。後出賜忠盛。夫人時已有娠。上曰。生兒女。即還朕。若男。汝子之。既生清盛。當時人無識者。天仁帝密知之。故云爾。

妙音公。師長。宇治左府賴長之子。保元初。父賴長起亂。事敗死。時師長以中納言除名。配流土州。

後歸復官。至大政大臣。號曰妙音公。少坐。父事竄土州。後赦歸源。按

察資賢。宮內卿有賢之子。官按察使。大納言。詣候之次。問土州事。公

不答。乃慘然詠云。韓康獨往之棲。江澄明辨山水對冊曰。韓康獨

往之棲。花藥如舊。按察不覺墮淚。

或問法然上人曰。弟子欲專念佛。唯時為睡所障。何

以除之。上人曰。方寤。乃念可也。時稱德音。

大原諸講師。相與往河內。投宿一家。主人接待頗謹。

皆已解裝。日猶未暝。一師出書。靜看。主人問何書。

文。講師曰。止觀也。又恐其野。過聽。更道是止觀云。

者爾。非云四卷。四止卷觀。方言相亂。主人無言。退且微誦曰。

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止觀文。諸法師

赧然大慚。

平氏既自沒海。宗盛父子。獨被囚入京。宗盛。平相國清盛之次子。

長子重盛。薨後嗣宗。官至內大臣。壽永中。平氏舉族皆死。西海。宗盛及子清宗。被虜受刑。觀者

喧擾有厲數人立看一人曰所謂厲憐王一人曰何也曰伊平宗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陷反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傍人聞其言有理驚嘆曰心智誠不由形醜乎厲曰病業耳釋尊入滅猶爾現病戒賢智者不免病厲病那可耻

鎌倉幕士正旦會列三浦義村先至義村祖平義明父義澄共為鎌

倉創業功臣族稱三浦義村至駿河守已居上頭有頃千葉胤綱至

下總人千葉平忠常之子亦為鎌倉功臣千葉族名徑進踰義村坐即其上

義村愠色自語曰下總犬不知圈胤綱卒應曰三

浦狗齧其友三浦與輪田同族輪田之亂義村得賣親之毀

藤亞相為家五條三品俊成之孫黃門定家之子官大納言曰作歌之心如

過獨木橋方其撰思專慎不墜左右

貞應宮內後堀川帝省郎內侍內外相更之際時方秋候

一內侍看直廬前楓樹曰向來此樹纔有一枝催

紅已覺秋色之至今日早辭不可復認一郎舉首

問何方之枝藤郎永綱在側曰定是西方

或人患羅襪褌易壞頓阿小野宮能實之齋為僧曰羅襪者邊

絲粗斷。鈿軸者。嵌螺間剝。然後可愛爾。

隱者某世累既盡。曾望月歎曰。吾死去於世都無所

戀戀。但與天上辭。可惜一別耳。

僧圓爾。

東福寺開祖諡聖一

與管諫議為長。

長守之子

會丞相座。管

世儒家。常欲折圓爾。丞相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

爾乃曰。久聞管公家世儒術。是不管色莊曰。然爾

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

世。雖強弩窮矢。爾等尚以系受。忝稱釋氏。即以釋

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管不得應退。

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既陷伊重圍中。

有病癲者。川上見水。忽復發。已不覺墮。尸浮下流。里

餘。偶止一洲。乃蘓。自駭。且獨言曰。死乃得生。若生

必死。幸哉。吾死。一道人聞此事。曰。忘乃得存。若存

必忘。幸哉。吾忘。萬事盡然。

晉法顯在西域見晉扇。不覺淚下。

法顯佛國記曰。法顯去漢積年。所與

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艸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坵。或留或入。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土佛邊。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或曰。在於異域。寧復作

此。柔態邪。弘融僧都曰。三藏可謂令情矣。

有爭田者。訟既不直。地入仇家。乃怒驅惡少年。使行刈其禾。而所過遵路行。且刈之。其主出啐曰。我地非爭分。遷怒妄刈。無理太甚。刈者曰。爭田不勝。而刈勝者。禾固亦無理。既行非理。何禾不可刈。衆人會談及一秘事。或人曰。某許道人。知此秘。登蓮法師在座。即起求雨具。座人問何之。蓮曰。欲詣某許。聞秘事。爾皆曰。方雨。何乃太急。蓮曰。命理奄忽。那復為人。且待雨霽。

文中傳國璽。劍在南朝。元弘帝出居南山。北帝後

嚴於京將即位。百官多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

禮。衆議不決。時二條公。藤良基。二條關白左大臣。道平之子。繼為關白。大政

大臣。為相。足利公。源尊氏。足利讚岐守貞氏之子。奉

相國。為將。相公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

臣願當神璽。以奉天朝。於是定策臨阼。

玄慧曰。酒有三遲。名人擬我行杯。而我左右相視不

輒受。一遲也。既受而不輒飲。待人目之。始下一遲。

也。既飲而欲復行宅。而他亦不輒受。一遲也。菅家

云。春物春情更問誰。紅樓一樹酒三遲。

政事

橘良基

治部太輔
安吉之子

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

子孫以潔已。其子在公。

良基子男十一人
在公其第六子也

問治政

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良基。仁和三
卒。清貧無資。沒

時。在黃門行平。賻
以絹布。乃得殯葬。

一條源公

源雅信。寬平帝之孫。吏部王
之子。官至左大臣。號曰一條。

以王孫任官。

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公曰。我以不才。尸

素宗籍。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

位。必先入。入後。人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

二。

平惟仲

中納言時望之孫。美濃守
珍材之子。官至大納言。

為肥州時。有請狀。

於列投上卿。源右府

雅

為上卿。右府素已保護。惟

仲。爾日乃披狀。難詰。惟仲不滿。見色。右府口。若此

狀。在列。固自應駁。退於里第。或亦應允。是朝政。爾

何怨哉。惟仲慚服。

長曆帝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命侍中

藤資房右
府侄孫

咨小野右府藤公

實資

公曰。誠如聖意。請臣先受罪

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上從其

謀令公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或云延喜時藤

時平有此事

源亞相俊明大納言俊賢之孫宇治隆國之子官大納言值公事時或遺

攜令篇乃取臆裁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者

藤為隆參議為房之子官左大辨於承保帝前讀諸奏事其日題

目殊多帝有倦色為隆欲畢聞佯為不悟猶讀數

事既餘五六帝不堪將起為隆猶為不見取一疏

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天裁事高讀一發帝為

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

承保帝嘗夢藤顯賴顯賴祖為房參議父顯隆中納言顯賴官中納言引手

進行故寵遇特重而為郎時奏進除日帝覽忽怒

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顯隆入見上云外

史諸遠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錄進上自勵

政事如此

北條泰時聽政日有訟獄甲既極口申陳已理及乙

者乃執要而對絕有辭甲者憮然不覺大息曰吁

吾屈矣聞者嗤笑泰時獨感賞曰不然知過憚改

遁辭不已多是訟者情已吾聽獄久矣未曾見若

此人真率不吝矣。遂喻乙者中分其理。

青砥藤綱。夜涉水。從者誤失墜錢十文。以告藤綱。綱

乃命別出錢五十文雇夫。炬照水底而搜索焉。訖

得而歸。或笑其得不償失。綱曰。不爾。雇錢五十布

在民間。沒永十錢。永失世寶。是當患爾。藤綱為北

產。愛民施貧。事多仁蹟。其家不甚乏。而奉躬甚儉。衣無縑帛。下飯唯用鹽少許而已。

大東世語卷之一終

大東世語卷之二

文學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

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

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視野篁。野篁。參議峯守之

遊。歸京。頗好弓馬。不事學業。後慚悔。志學。十三試文章及第。官至參議。篁曰。聖製改

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

卿爾。乃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

弘仁承和之間。傳聞唐國有白居易工詩。而其集未

至。又有人傳云。在彼白傳。亦欽日本有野篁。其望

樓詩。蓋為野作。後遣使唐國。詔野篁克副。而與大

使有違言。遂罷不發。人以為憾。後長慶諸集始至。

其內與野詩句暗同者三。承和元年。野篁為聘唐副使。及五年。與四使俱

泛海。將發。大使參議藤常嗣所駕第一船。水沃穿

缺。有詔與副使第二船換易。篁固執。且抗論曰。初

已選定。配最牢者為第一船。今以損缺。乃復改易。

專以利已。與他危害。大使而如是。何以率下。篁家

貧親老。但亦當退躬薪水。致匹夫之孝耳。因稱病

不發。且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其詞多犯忌諱。

帝覽大怒。於是朝議以為造船之初。私自占次。已

非例也。篁含命使外國。而佯病不行。罪當死。遂減

一等。配流隱州。

嗟峨隱君子。

源清或云是弘仁帝子。少長不冠婚。不與

入接。閉居耽學。無所不究。

世傳隱君子愛吟元稹詩。不是花中偏愛菊。此

花開後更無花。忽見元形示之曰。

橘廣相。神祇伯峯範之

子參議。左大辨。式部太輔。贈中納言。

為博士。對亦遇不通。即時策馬。

必造西山質問焉。無不明了。

廣相讀書敏速。橫看便通。字行無滯。

宗岡秋津。

秋津參議。左大辨。天長時人。

老後應試登第。上恤其類。

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猶不任感戴。退自殿

前。徑乘得意行。且狂歌。不覺到建禮門。忽復得句。

揚聲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

發狂不輟。衛士啐之。應曰：新進士某。衛士呵之曰：癡老學。乃敢作狂。此是禁門也。秋津初悟，回走上。聞愈憐之。

延喜省試江音人詩。有兩音字作平聲用者。諸博士難駁。殆將不第。江乃微誦管公詩。霍飛千里未離地。上聞其事。詔曰：諸儒雖才，孰與管公。於是登第。

都良香向管公自讚其氣霽冰消一聯。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浪

洗舊苔鬚公曰：下句鬼詞爾。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之子。官大學頭。文章博士。東宮學士。民部太輔。自作申文。倩

野道風。參議峯守之孫。大貳葛絃之子。官內藏頭。書而進之上。天曆覽

以多陳沈滯之意。當時不悅。後禁省火上避幸中

院侍臣出寶器移。至行宮上不問他。直云直幹申

文無恙耶。直幹文道風書稱。為二絕。帝深重之。

管三品。文時。管公道真之孫。大學頭。高規之子。位三品。稱曰管三品。詩云：岸風論

力。柳猶強。其兄雅規嘲曰：強字誠強。三品更思不

得。良久乃咨曰：正當改何字。兄曰：吾亦不得。

天曆帝常召文臣。管文時等論文。帝以詩自負。勝於

文時。曾題宮鶯轉曉光。君臣同賦。帝作先成云：露

濃緩語圍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以為壓卷及文時作云。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帝悵然謂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御製文。時曰。聖作神妙。臣等誠不可企。但題已賦宮。而圍不特宮中。則不知上句以何見宮字意。帝笑曰。圍即朕宮內耳。文時曰。然。固已上林園也。然亦未必。帝又問。朕作與卿優劣何如。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曰。聖製固優。帝曰。不應爾。猶將何如。因顧侍中曰。若所不盡言者。異日所奏。都停勿受。蓋為恐嚇。欲其吐實。文時曰。實可稱持。帝強令詛誓。文時曰。臣詩實犯。帝坐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

大曆時。任用源侍中延光。批杷大納言。初為藏人頭。有魚水之遇。

侍中忽覺上有踈待之色。數日未得其謂。懼不朝。

俄而召見。上曰。一學生藤雅材者。信濃守恒直之孫。玄道之子。

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不奏為郎。任卿何物。侍中惶

懼。遽奏雅材為郎。

橘正通。少納言實利之子。一云逸勢之子。官宮內少輔。不遇。每有浮海之歎。

中書王。後中書王具平也。天曆帝子。親王中務卿。先是延喜帝子兼明。拜中務卿。並有文才。

世稱曰前宅作序有云齡亞顏駟過三世而猶沈

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橘正通初冬同賦紅源葉高臆兩序結句也

為憲筑前守忠幹之子文章生伊賀守為憲與正通同從源順學在座怪尤謂

王曰此生有所思橘亦悽然墮淚明日果赴高麗不歸

一條帝內宴中書王籍屬叔父且以文學特詔侍宴

王率多居家不喜朝儀裝其日黽勉內苦既而名

流亦皆盛列四條大納言公任源大納言俊賢侍從大納言行成及諸博士與坐至

詠江以言所作序曰周文王載車右江以言陪宴同賦所貴是

賢才序語王心已樂而後驩欣終宴後語人曰當爾時

但覺通暢不知冠裳束身

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聲橘直幹石山作

僧齋然西渡雲為霞鳥為蟲以為已作示人彼中

人云若作雲鳥乃佳

中原師任師任曾祖春宗為博士祖有家父致時相承世為博士作太史所掌

紀錄漸次悉已別寫藏家備副後朝錄多為工匠

所盜失事發普購乃得之其子家師任子師平師平子師遠師遠

兼達諸道為天文密奏博士以復全備時謂世家太史忠不失

守若微師任簡策幾亾

藤吏部敦光

敦光官吏部侍郎世為大儒

謂源顯季

六條修理大夫

曰君

當陞參議其途有五何以未調顯季曰然我嘗伺

上間從容聊有敢請上不許曰固亦須有文才而

後正自可由五途耳

永承帝好學時要官多以學才授之

藤黃門顯隆永承時用事有寵人稱夜關白上嘗言

乃欲令作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黃門

乃初學詩

法成衡

匡衡之孫匡房之父

世有家學藏書甚多乃設一藏室

四面紙窻躬自在其中校補繕緝日刷風無所

不至擇謹厚生四人在側令一人披繙一人補寫

一人作糊一人裝綴日以爲常卒歲終身嘗曰吾

無異能可以修前貽後唯爲江家秘書監守不損

失吾事畢矣

宇治公建平等院與六條源右府

顯房中書王具平之孫左大臣師房

之子官右大臣號曰六條一云所與大納言公任也

出爲可公問右府寺門復有北出者邪右府曰不

記爾車後偶有江冠者匡房小時稱江冠者渠雖年少既且

博洽乃呼問之。江對曰：天竺那蘭陀寺戒賢論師

所住。晉法顯佛國記曰：祇洹精舍有二門，一門震

旦西明寺圓淵法師道場。我六波羅密寺空也。上

人所建，皆是其出。既有舊蹤，唯公所依。

釋能因。補永愷。父元愷，肥後太守。永愷繼復知肥州。初補文章生，有學才。人稱曰肥後後進。後棄

官為僧，更名能因。初見角夜節信，帶刀情太相得。以和歌見賞於世。

乃從錦囊中出小木柿，曰：太古長柄造橋，是其鑑

枿。久已寶重，願以當束帛之贈。節信大悅，乃亦探

囊出乾蟲，示之曰：是井堤乾蛙。余先愛養，死後著

身至今。請比編帶，稱答盛意。欣然相受而去。長柄

古橋井堤蛙鳴詠歌者流，並所奇賞。

能因作白河秋風之詠，自謂絕佳。恨其不實，乃令流

聞遠遊東奧，潛匿半載。每出後園，面受風日，假作

旅瘁之狀。而後出示人，云：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

生興象。

承保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舟。陪遊諸臣各隨

能分載。源帥經信獨未至上，頗不悅。比乃至，則皆

已泛中流。源帥跪汀，招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

因便迴棹見載人歎其兼達源帥乘管絃舟兼獻詩歌一云圓融帝時

公任乘三舟事同此

或人篤學而至老官不達將隱謂藤公賴長大政大臣忠實

次子法性公忠通異母弟官至左大臣保元中作亂死削官爵曰下官今且遁世

於已一無所惜但恨世人常言學令人窮恐以予

為口實愈趣絕學唯公家世台鼎必當到三公願

究學達才亦且為下官洗世口舌

藤俊憲作內宴序以稿視其父侍郎通憲文章博士實兼之子官少

納言博學無不兼達保元帝乳母夫也帝即位用事政尚名法後亦以苛刻敗其子俊賢至東宮學

士參議咨問焉侍郎粗看一過便云期已促矣宜速

繕寫上俊憲猶自留意徐閱一再而後起侍郎目

送曰是乃渠勝我處侍郎時亦作序稿懷之及觀

此作輟而不出

諸人夜集少納言通憲家題夜深催管絃同賦詩皆

已成敦周苦思獨未得興將索然主人使有安朗

詠乃唱曰第一第二絃索索白氏句也敦周聞已忽復

得句龍吟水霽兩三曲鶴唳霜寒第四聲詩遂成

矣殊至佳興

方正

和參議直綱。一云真綱。大納言和方。子官參議。方議人罪見法有

不平者爭不可得。乃歎曰。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

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閉門。無病而卒。時法隆寺僧善愷告

少納言登美直名所犯罪。有司欲聽斷。而伴善男方熾用事。枉護直名。反誣傍官受非理之告。先令

明法博士。斷曲容之罪。諸博士畏避。不敢正言。直綱疾之。

北野菅廟前。時貴過者多。下車源經信一日以公事

過不下云。朝典四品不拜。二品神不享。非禮若下

恐復非禮。

源亞相俊明。營造佛像。奧藤清衡奧押領使鎮守府將軍使遣

黃金。託言聊獻。塑金之用。亞相不受。語人曰。清衡

負固。東裔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身亦將與

其議。

源相公雅實。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至大政大臣。有大體。醍醐僧正。名

深寬和帝孽子。醍醐座主。以地產事。內奏白河帝。帝欲裁其事。

問相公。公曰。臣以朝恩。亦有邑人竊惟。此且草隸

賤吏所守。由來都任。庶下未嘗通知其事。帝有愧

色。

奧家衡武衡。獷形漸露。源奧州義家。義家祖賴信。父賴義。相繼以名

將。為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數立戰功。義家亦紹其美。受陸奧守鎮守府任。寬治中。征武衡家衡平之。

作刺史。已為攻謀。有兵季方者。在刺史弟義光許。

二衡將貨誘之。故敬延請。乃將千金。曰。願奉以為

壽。季方不受。起將去。乃言。今且籍滅卿等家。此貨

亦皆我囊中物。爾何遽用之。為賊皆破膽。

承保帝建法勝寺。成問禪林。永觀曰。功德幾何。觀默

頃。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後戶部秦賢問觀

曰。宇治公建平等院。不知功力許多。觀曰。是餓鬼

道業耳。

寬治時。夜譙奏樂。既且五更。上曰。傳道五常樂。急奏

至百遍。艸木為舞。今夕當驗。既而及五十遍。天將

旦。樂人豐時元。乃開簾看庭樹。動搖曰。妙哉。艸木

已舞矣。郎源顯雅。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號楊梅。在座不好

樂。直云。非舞風吹艸木耳。

西行初事德大左府公。實定。德大左大臣實能之孫。右大臣公能之子。官左大將。

左大後作僧。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先訪舊府公

造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人曰。為使鳶不得集。

爾西行曰。為居何害。此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

平相國將率兵劫幽上皇。招集諸平。子弟亦皆戎服。

率兵來滿邸中。小松內府患之。欲諫。後至。故飾衣

裳而入。從者如常。相國及諸人遙望。自失。既下車。

弟宗盛起。近傍曰。如此大事。公何以不具兵內府

叱曰。國家戎事是為大。此是私耳。何謂大乎。保元上皇

既惡相國跋扈。而近臣謀誅平氏。事覺。相國取殺之。遂疑上皇欲幽別宮。內府盡理諫之。又以計折

相國心。相國慙沮。乃止其事。

平相國既以威脅遷都福原。爾後朝野艸率。人心不

安。相國乃會公卿議兩京臧否。眾畏相國無敢開

口者。藤納言長方。八條中納言顯長之子。官中納言。獨乃極口毀

新京之惡。於是即日定議還舊京。或人謂納言曰。

相國狼抗。不可觸犯。卿奈何。獨盡言暴人之前哉。

納言曰。不爾吾固計此言必合相國心。凡人欲建

任已違眾之事。其初必忌異議。都無問它。既乃後

稍復有海方始與人謀。相國雖猝悔心已生。故會

眾有問爾何憚而不極口。當時皆服其明決。相國

亦由是知納言加意薦達。一云宰相藤宗房云

源大將軍上_レ保元上皇深欲令悅悉出秘府名畫
命_レ中使奉_レ至將軍館看玩且詔曰是朕所秘卿在
東國固應未見耳將軍乃對中使拜奏曰陛下所
寶_レ聖顏咫尺賤臣賴朝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
上_レ上皇初謂將軍必有拜賞謝恩之言於是中使
歸奏上皇頗慚

源廷尉_レ上京

義經左馬頭源義朝第九子既將西伐
平氏克平之以功為伊豫守兼廷尉留
衛京都朝廷依賴亦有自恃功之意兄賴朝在鎌
倉忌之密遣人賊不果反被殺於是賴朝奏請朝
命奪其職司且遣將擊之義經聞將適西海至渡
而避之便去京都遂間關諸州

邊因源番主人悉意護送番坐此囚于鎌倉十數

年日自束髮到無復為言者會天野遠景鎌倉
愛將

將兵征高麗有功而還至渡邊娶番妹乃攜而東

番家咸喜謂我主無憂遠景亦深許諾既入鎌倉

輒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此事死又何慙焉

於渠不可為姻乃出謝使曰承賜至情但僕無家

妹無由結姻遠景怒反譖之拘囚益嚴番傲然不
為憂及伐奧事起鎌倉公赦番召謂

曰為此大事故繫留汝久汝贖將在
此役多給戎具遣之有功終復舊土

和田之亂波多忠綱有功事平三浦義村爭先功平

相州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為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為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為讓人而自沒功名乎和田義盛有怨北條氏俄襲鎌倉府變起念卒忠綱首獨奪擊破之時頃義村率兵來援皆有功既而爭先忠綱不屈將軍問金子某金子曰赤甲而騎驄者一先破賊終以忠綱為首功

雅量

寬和帝時藤道長與二兄道隆道兼也少同為郎一

夕雨暗皆在上前譚及怪事移時坐懷畏怖上曰誰冒此黑闇能詣無人處者耶道長曰臣可詣上壯之乃命兄弟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還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各宜出某某門時已三更二兄畏縮不得已而起道長曰臣固獨往願假左右小剪刀當取證來乃去俄頃二兄各走歸曰途已見怪不可得前股票不定面色如土上大拍笑之良久道長徐還即上小木梯為信曰是所削取大極殿御牀南面下柱片也上遣令驗果爾二兄大

慚。

永延登祚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觸

體大驚不祥走白法興相公兼家良信公忠平之孫九條贈相國師輔

之子官關白大政大臣號公方睡不應再言如初

乃跪待之公始乃為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

悟大儀將成無可更理公故為不聞乃爾遂不言

而罷妖亦不徵

法興公葬公卿會隴之夜眾遽騷擾未得其故自喪

主諸貴莫不惶懼惟御堂公最少初不動徐謂人

曰下官已遣人問知但馬驚伏耳源賴光六孫王經基之

孫多田滿仲長子歷任五國守至左馬頭時在會退歎曰此公多帖

已堪為主將

袴垂名盜京都大盜夜見藤保昌民部卿元方之孫左京大夫致忠之子也

丹後守至四位吹笛獨行欲劫奪之衣踵行里許數欲

發心坐畏難既乃抽刃逼從保昌徐停吹顧問其

名袴垂不覺屈伏自首作劫袴垂者也保昌曰奴

久聞之叱使從後復吹笛徐行到家取一袴與之

曰奴不足殺後乞求我勿復作爾

藤實方。左大臣師尹之孫。侍從。定時之子。中將陸奧守。意有怒。藤行成共在。

省中初都無言。忽起。手批落行成幘。擲之庭上。行

成言貌夷然。徐召侍史。令取幘。整戴之。乃斂容對。

實方曰。未知罪由。忽見挫辱。請審其譴。而後應辨。

爾。實方作逃。時上適窺二人狀。乃重行成性。度。擢侍中。疏斥實方。命使東奧。

藤公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為儀同三司。當御堂相公

上御獄。時有流言。儀同懷雙相公之志。相公往反。

頗有戒心。既還。儀同聞流言。心慙之。強顏來候途

中。起。相公悟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

拭。相迎曰。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儀同意色

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奇。歡笑到日。洗然不覩介

意。

源義家微服。夜至人家。安宗任一人為僕從。奧平。賊魁。安貞。

任死。其弟宗任降。義家愛其技力絕人。乞以為從兵。甚相親昵。宗任亦畏服其勇武。事之無貳。留

在中門。其夜雨甚。闇有劫盜數十人。持炬窺門。犬

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菴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

復射再中。義家於內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注矢

之疾。何乃輕躁。盜聞之。相驚曰。咄咄。八幡公在。乃

逃

義家常行。一從者持刀耳。一日詣掘川公府對基。忽見一男子。抽刃突入。走過南庭。乃揚聲曰。

止。義家在斯。不聽而過。義家急呼從者停。從者便追。大呼曰。八幡公在。奚不止。於是投刃就縛。俄而

兵至者四五十人。遂拘而去。其兵應卒。未嘗見其所在。人始知其常備變。益畏其武威。

三條藤内府

公教。中納言公實之孫。三條相國實行之子。官内大臣。

隣家一少

將

右少將藤公重。黃門通季之子。

有怒内府家人。手投巨石。送中

格子。礮聲響座。府公適對客。客有驚色。公問左右

何事。左右言。隣公忿事。如是。公微笑語客。請少内

之。得無近殆邪。既而復投。公曰。果爾。與客閑談。神

色如常。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遙見海賊舟。擬我。至乃整衣登

舵樓上。待之。漸近。則徐吹筆。築數奏。意色蕭條。曲

音甚苦。賊皆墮淚。更與所得賊物。而解去。于時云。

今世尚有劉王喬。

藤範清所撫愛女三四歲。病甚危篤。值僚友邀射。含

忍出場。相與歡笑。不形憂色。忽有人來耳語。告女

死。範清獨目所親善源衛尉。後慕範清。亦為僧。名西住。低聲言。

彼事既已矣。餘都。不出言。終場。衆無知者。衛尉後

謂人曰。如是性度。不可及已。

法印靜賢少納言藤通憲之子許一丈夫稱有膂力

與一小冠爭奕以小刀刺小冠臍下已徹小冠不

駭便進奪其刀伏大男子騎其上將已刺殺顧披

已創自視乃曰既至如是殺汝亦易耳而吾創既

劇不可活也殺汝無益乃免之至師前曲說事由

然後斃人莫不憫惜

平内府重盛詣皇后宮典侍迎接偶有巨蛇出座内府

獨見之乃慮驚惶女侍以及后便以左右手壓其

首尾袖揜之徐捕而起呼人源仲綱三位賴政之子伊豆守

應來乃受而去宮内終無知者明日内府遺仲綱

馬賞其鎮靜仲綱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

事何似還城樂哉還城樂舞容作捕蛇勢

廷尉廳行事吏章兼車牛自脫入廳上大理牀伏衆

驚以為怪議當送牛陰陽家禳焉德大藤相國實

基左大臣公繼之子獨曰牛無意而有蹄足何處不到廷

弱官人適會公事輒被奪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

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

經營龜山宮既已除地見大冢内有蛇無數土人相

傳為地主神事聞上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
妄動德大相國曰蟲在土土若有神亦無邪今建
皇居何崇之有徑命發冢捕蛇悉投水流眾疑乃
止。

識鑒

文德帝聞紀夏井名召見

夏井美濃守紀善岑之子也身體雄偉眉目清朗為

人溫雅又有才思學書野篁既而野歎曰紀三郎可謂真聖又從伴勝雄習圍碁工已過師文德帝與官人戲藏鉤令夏井射之夏井曰小女青衣而簪白花者左手中有之帝乃得之大喜又精醫藥後在上州山澤所在采藥救民人多待效驗夏井衣履麤弊左右咸嗤

之上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有殊寵

藤太秀卿

左大臣藤魚名之裔河內守村雄之子為武藏守唱義討平將門遂克斬之以功受

賞下野州聚強族在東聞平將門興

將門鎮守府因稱田原將軍平良將

之子承平中據總州相馬城反自立稱王置設百官威震關東藤秀卿與平貞盛戮力攻之斬將門傳首京師初欲與之詣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與黨皆平

髮不遑理衣不及更藤太心已小其躁無量既而
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逆落汚袴輒看自拂拭藤
罷謂人曰將門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反伐
滅之

平將門在京候吏部王敦實字多帝之子一品式部卿第歸平負盛

鎮守府將軍國香之子將門從兄也後至遇門一眇而過既而謂王

曰屬不具兵不克殺豎子恨為國家遺患爾後將

門果作逆

天曆帝令江朝綱江相公音人之孫少納言玉淵之子能登守菅文時各

擇白集歷卷詩一首別封上帝啓之則同采送蕭

處士遊黔南之作帝歎曰卿等鑒識何乃符合每江

語人曰後來必以吾與菅為雙

粟田公在衡中納言藤山蔭之孫但馬守有賴之子字藤文以學累進仕天慶時及圓融帝

至左大臣豐年七才學不必廣博而前識過人每

有帝問應對明詳覈據典故未嘗有窮每朝上車

中行且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事也又恪

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設是在衡恐不可

參言未畢雨衣滲瀝衝冒乃至

丹後大守藤保昌還任與佐山中遇白髮武人乘匹

馬者狀頗矍鑠見大守來引避樹後傾笠駐立導

騎尤其不下乃欲訶之保昌止之曰第從此翁非

凡其駐馬之形甚有舊將風既過復遇故衛尉平

致經多率徒屬行致經乃迎揖且問曰先有一老
當過田舍翁寧復無失禮於大守邪是僕父耳乃
別保昌顧從者曰向翁即平致賴也汝曹殆且失

誤源賴信藤保昌平維衡平致賴世稱四雄皆數著武功

御堂相公出塗見小童逐馱馬行且披書乃令近前
視之果具奇骨目有重瞳公乃取資給令就江匡
衡匡衡後專學後遂作名士廣才博覽無不兼綜又
傳修養方有壽考稱即江學士時棟也

源左府雅信條左大臣少時平納言時望惟範之子詣其父

史部王親王敦實見雅信謂王云位官竝極高願以下

官子孫託之後果如其言時望已卒左府以其知
已言為其孫惟仲每事保存

平珍材時望之子為介讚州時納婦生惟仲後惟仲與母

俱來京珍材見輒曰兒當到亞相但復有以貪損
他日宜慎惟仲作太宰帥坐事中廢後復作大納
言

承保中詔江匡房搜朗詠集餘句具四韻上至於五

月蟬聲送麥秋唐李嘉祐詩遍索全詩未得或視一詩

云是也。江看未過曰：是手詎，可便作此佳句，不采。後購得其本，果假作也。人服其鑒。

源義家從父將軍。

賴義，左馬頭源賴信之子。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永承中，與安貞任反。

詔賴義以征東大將軍率東諸州兵征討。凡十一年克平。東征十二年，平奧而

還。詰宇治公話征戰事，江帥側聞之，先退出，私自

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道。時義家從者聽得而恚

待其生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公必有教。追及，謹請

遂執弟子禮，受兵書。後寬治中，拜將征奧武衡方

攻金澤城，行見鴈正將下，忽復亂過去。曰：是江公

所教，必當有伏。令軍避過，果賊數百在其野。孫子曰：鳥

起者伏也。

九層塔修，或云上層金造，竊以牛皮換焉。帝白河命

佛工某登視，信否。某乃登半而下，懲懼殊甚，乃流

淚。謂人曰：躬且不暇安，能盡層而辨其黑白耶。乃

奉公亦但為身爾，寧復甘受不遂命之罪。上憐其

癡狀，笑不罪其事。亦復時人皆言：凌雲之懼，故應

爾爾。藤顯隆曰：伊故自作，此命監者免罪，其愚不

可及也。

妙音相國曰。頃來妓舞中。忽有白拍子。世傳白拍子自天仁中起。

初倡者烏帽佩刀。作丈夫裝。後以其態不豔。不用帽刀。著水干衣舞。又云藤通憲作其曲。教妓令歌之。其曲用商音。其舞數數仰首作愁訴狀。殆是亡

國之樂也。世何翫之甚。

天台座上明雲。久我相國源雅實之孫。六條大納言顯通之子。問相者曰。身

亦有兵仗之厄乎。相者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

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

果中流矢而沒。安泰親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明雲

後問藤通憲。有兵禍之相乎。藤通憲答云云。

松公攝政。基房。相國藤忠實之孫。法性相國忠通之子。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號松公。取秦

兼國補府官。關番長下毛敦景。譖兼國。公問其取

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圃。公曰。如是適

足以信無他。可毀也。遂用之。

石橋之敗。源公賴朝從七騎逃。既入總兵。復來集。然猶

未滿五千。上總平弘常。是總豪族。懼向不速應。分

兵為擊。不服者。遂統萬餘騎詣幕。謁公。未即出見。

令土肥。諛讓其遲滯。曰。姑且在後軍。待指麾從事。

弘常退。謂人曰。公敗後。兵猶寡。今吾率萬餘騎來。

大東世語 卷之二
會若凡庸人必當咄咄喜迎不遑好言今爾責讓
不宥公誠天授也他日爲天下大將軍必矣

大東世語卷之二終

